

古今紆籌七八



08037

古今紆籌卷之七



浙水朱 錦文徵父輯

在秦觀三願父

許正

男泌之長源父

孫男楷行甫父

劉文靜說李世民起兵入關

李世民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劉文靜見而異之謂晉陽宮監裴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繫獄世民往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古今紆籌 卷之七

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郡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莫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曰君言正合吾意

柴孝和說李密西襲長安

今便陰知
豪傑文靜故
自可見

密非駕馭才
寧山東人必
不可令夫販
糴屠狗化爲
侯王又何盜
賊之卒不可
號一也

正當甘言與
之不則樹一
敵矣一

李密攻東都入其外郭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
河項背之亾漢得之王古人憑以成王業者今公以
裴仁基守回洛翟讓保洛口明公自簡精銳倍道西
襲長安百姓無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強然
後東向河洛指馮豪傑傳檄而天下定矣不早爲之
必有先我者悔之無及密曰此誠上策但昏主尚存
從兵猶衆我兵皆山東人今未下洛誰肯從我西入
諸將出於羣盜不相統一逆之則各競雌雄遂止不

西

古今新籌

卷之七

二

李淵書賺李密

李淵起兵至霍邑以書召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爲盟
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
殪商辛於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
致我方有事關中若遠絕之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
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
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鵲蚌之勢
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
司牧當今爲牧豈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

言甘心苦索
有贖贖

欣戴大弟攀龍附鳳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
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示將佐
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任環說李淵先取關中

李淵既克汾絳諸將請先攻河東任環說淵曰關中
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環在馮翊久知其豪傑請往
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
下蕭遣然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得長安關中固已
定矣

古今事考 卷之七 三

李淵議破屈突通

屈突通將驍勇數萬屯河東拒李淵淵謂王長諧等
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乘戰足明
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
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
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

徐洪客獻書李密

李密遣徐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
德共襲據黎陽倉恣民就食太山道士徐洪客獻書

凡兵多不進
非潛師他出
始相持以絕
我則內有爲
之害也

直抵江都大
是壯戰石畫
宋儒謂不惟
本密唐初諸

人皆不及此
語不虛

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不若
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
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
知所之

李世民勸先取長安

李淵見河東未下三輔豪傑歸者日以千數欲引兵
趨長安猶豫不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
捨之而去若進取長安不克退爲所踵腹背受敵此
危道也不若先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貴
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
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稿葉耳
若淹留自弊彼得成謀修備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
阻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
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
將圍河東自引軍西

李世民圍洛陽不退

秦王圍王世充於洛陽旬餘不克將士思歸總管劉
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欵服惟洛陽

兩從之亦腹
背受敵之言
攝之耳

班師直是遺
思非但舉功

決機兩陣太
宗真若觀火
宜其分合應
節

援鄭是正論
才為鄭也

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
敢言班師者斬仍密遣封德彝言於唐主曰世充號
令所行一城而已智力已窮克在斯夕若使旋師賊
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

唐太宗破王世充

王世充帥衆二萬出洛陽臨穀水諸將皆懼李世民
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微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
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騎五千渡水擊之兵交世民
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執散而復會者數四世
古今紆籌 卷之七 八 五

劉弼說竇建德援鄭

秦王討王世充於東都劉弼說夏王建德曰唐據關
內鄭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鼎力相持勢也今唐悉兵
臨鄭出入二年鄭人日感二國兵不解唐強鄭弱勢
必舉之鄭城則夏有齒寒之憂爲太王計莫若援鄭
使鄭抗其內我攻其外唐兵必卻唐卻而鄭完然後
徐觀其變鄭若困困而取之并二國兵乘唐師老長
驅而西關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

秦王教雲定典破虜策

此虛而示之
以實與增姓
量沙之計全

李世民語將軍雲定典曰始畢敢舉圍天子必謂我
倉卒不能赴援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
鉦鼓相應使虜疑救兵大至必望風遁去定典從之
軍至崞突厥候騎見軍來不絕果馳告始畢解去

李密說翟讓効劉項

李密初從楊玄感及玄感敗竄行入關爲邏所獲與
支黨護遼帝所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且菹醢今尚
可脫何爲安就鼎鑊衆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監使

古今將籌

卷之七

六

者曰卽歿幸報德使者顧金禁漸弛益市酒飲笑謹
譁守者懈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
去之東郡見翟讓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翟諫
曰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于上民怨于下銳
氣挫于遼東和親絕于突厥方且巡遊楊越委棄東
鄙此亦劉項奮起之時也以足下雄才大畧士馬精
銳席卷二京指罪誅暴爲天下先隋氏不足亾也讓
謝曰吾儕羣盜偷生草間君言非所及也

李密說翟讓取滎陽

主昏民畔草
澤民心豈不
可畏

李密說翟讓曰公今士衆雖多倉廩無積雖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必然渙散莫若先取榮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克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攻榮陽諸縣多下

賈建德說高士達避官軍

楊義臣討高士達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敵達不從留建德守管古今符籌

卷之七

七

李密說翟讓取東都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越王幼冲政令不一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非將軍之敵若將軍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乃遣其黨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爲守備馳告江都密曰事勢如此不

困粟聚聚此
二大機括

猶不許玄感
取東都即以
許翟讓何也
玄感志不在
小讓志不在
大抑以其創
故也

分兵以守先
據成臯則二
賊以携故可
釋也

可不發今百姓饑饉洛口倉有積粟將軍若親行掩

襲彼未能收取之如拾芥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歸

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畜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

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

悍而受兵權除滅凶隋傳布政令豈不盛歟讓曰此

英雄之畧非我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於是密將

精兵七千出陽城襲洛口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

相屬軍實聞

郭孝恪薛收定計拒竇建德

古今紆籌

秦王圍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悉衆救之遣秦王書

請退軍潼關及鄭侵地復申前好世民集衆佐議之

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勢將自縛建德遠來相助此天

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隙而動破

之必矣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江淮精銳但乏

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極其精銳若縱

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

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

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旣

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

凌敬獻策解鄭圍

凌敬之言若行則秦王果不得不自救

秦王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引兵來救世充兵至虎牢被唐主阻擊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凌敬言於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大王若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趨蒲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以向關中則關中震懼鄭圍自解矣建德不用遂為世民所擒

古今紆籌

卷之七

秦王養銳挫金剛

兵所以戰每敗于戰太宗此論深于戰者矣不戰而屈人所不逮也

秦王世民擊宋金剛自龍門渡河屯栢壁相持諸將咸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分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

秦王追擊宋金剛

垂盡則推亡不可緩法戒追窮謂其知必歛而思一逞也非所語垂斃之危矣

秦王擊宋金剛剛食盡北走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饑疲宜

雷壁於此俟兵糧畢集復進未晚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饑追及雀鼠谷一日入戰俘斬數萬人不解甲者三日軍中止有一牟與將士分食米糲英介休金剛以衆虜萬出西門背城布陣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騎擊之出其陣後金剛大敗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

古今紆籌

卷之七

十

唐太宗臥內賜敬德

秦王擊宋金剛破之剛將尉遲敬德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降引爲右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囚之刑臺尚書殷開山曰敬德慄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卽殺後悔無及也王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後引入臥內慰之曰大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我終不以讒言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敬德感激不已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

待敬德大是
漢主作用

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墮乃翼王出率兵還戰擒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王顧曰此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它何相報述耶

唐太宗金瓶賜叔寶

秦叔寶初從李密後歸王世充見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曰此處纏非撥亂主也卽棄充降高祖使事秦王王尤獎禮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恤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況子女玉帛

古今新籌

入卷之七

十一

十一

乎

唐太宗問苦吮創哭亡卒

唐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有徒卒病不能起太宗自至牀前問所苦仍勅州縣厚加供給次白岩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吮血及軍回行次柳城

招集戰亡骸骨設太牢祭之太宗慟哭盡哀兵士歸以告其父母父母曰吾兒之歿天子哭之歿無所恨

李勣金帛散將士

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賊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

割肉一語却
令人欲歔

以至誠求太
宗不可知以
御下觀太宗
不可謂無法

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

秦王堰決洛水破黑闥

啟畧相當得機乃勝太宗堅不戰未見黑闥之機也

劉黑闥自稱漢東王高祖命秦王討之進軍洛水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黑闥令人運糧水陸俱進以爲久拒之計世民遣程名振趨其餽道邀之沉

堅壁便要得糧絕故運糧則邀糧盡則戰

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決水上流黑闥軍士饑困果率步騎二萬南渡洛水薄管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之黑闥死戰

古今訂籌

卷之七

盡日不決守吏決堰洛水大至衆遂潰黑闥與范願等奔突厥山東悉平

唐太宗知用兵之要

唐太宗日引諸衛數百人習射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諫曰於律以兵刀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士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以重社稷也太宗曰王者視四海爲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

強弱之際迭有微妙太宗之言卽三朝之論

還故土何以示帝王之度無華夷限也而置府節度勞費不堪惟

置塞下散州縣者得之

唐順之日古今事執不一機權互變我國家采顏等則溫彥博之策也兩京關浙等則羣臣之議參以顏李之畧也縱胡首於漢北則魏徵之意也

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繇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太宗嘗言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嘗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

唐太宗與羣臣議處突厥

貞觀時突厥降者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宐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破亡宐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古今紆籌 卷之七 十三 農民顏師古寘之河北分立各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宐因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捍蔽魏徵以為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畚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鑑也宐縱之使還故土便

李大亮奏處突厥

唐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積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根本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根本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如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

褚遂良諫屯戍高昌

古今新籌

卷之七

十四

西突厥咄陸可汗既并沙鉢羅之衆自恃强大遣兵寇伊州郭孝恪擊敗之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成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

戍高昌則虛為勞費立高昌則永為藩

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士乎願擇高昌子弟

使君其國永為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

李世民破宗羅暎

太宗不立高昌者奪於除克雪耻之雄地也

新敗我未可
戰恃勝未安
與彼戰恃之
則敗者奮驕
者怠矣

正得疲敵法

秦王擊薛仁果果使宗羅喉拒之諸將請戰世民曰
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宐待之
彼驕我奮可一戰克也乃令軍中言戰者斬相持六
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令梁實營淺水原
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使
龐玉陳於原引大軍從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
陣羅喉潰帥騎追之寶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
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果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
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遠
古今紆籌

卷之七

十五

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
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
其不意破之斬護必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
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果破
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

太宗遺計破薛延陀

薛延陀聞太宗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境必虛我
以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諸部兵
合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

燒蕩狄草是
上計兼之糧
盡入馬兩乏
不得不退

法稱處女何
物口吻能怒
之也宜其及
已

不談壁壘大
疎

州遣使告急詔遣李世勣分道擊之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強盛踰漠而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

進見害不能速退吾勅思摩燒蕩狄草彼糧糗日盡

野無所獲卿俟其將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勣如計大敗延陀

秦王破老生

李淵引兵趨霍邑淵恐霍邑郎將宋老生不出建成

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

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賣安敢不出淵

百今新籌 卷之七 十六

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

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

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

趣召後軍欲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

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小却世民與殷

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老生兵敗

投壘劉弘基就斬之

王世充破李密

李密戰王世充于洛陽大敗幾盡密軍偃師北山新

宋高馳下取
如

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潛入
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俟其
未成列縱兵擊之戰方酣世充伏兵上北山乘高馳
下壓其營縱焚廬落密大潰

王世充擊破孟讓

孟讓自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據郡梁宮
阻淮爲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寨柵險要羸形
示弱民間亦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乃畱
兵圍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伺其虛縱兵出擊讓遁去

古今好籌

卷之七

十七

李靖速兵降蕭銑

蕭銑據江陵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李靖統之
大閱夔州時秋潦峽江濤勢漲惡諸將請俟江平乃
進靖曰兵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
壘是震霆不及掩耳就使倉卒召兵無以禦我乃帥

千里江陵一
夕還濤勢正
可乘且敵必
不備夔州之
雪夜順昌之
電光皆此法

戰艦二千餘東下銑果不備孝恭等拔其荆門空都
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洪悉卒數萬屯清江孝恭
欲擊之靖曰不可士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
悉銳拒我此收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且駐師

圖師必缺窮
寇勿追救敗
之師其當亂
而取之爲得

南岸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懈擊之蔑不勝矣
若急之則併力歿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聽
出戰敗還銑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卽趨
江陵薄城而營孝恭繼進銑檄援兵未至遂降靖入
其都或請籍銑將拒戰者靖曰王者之師弔人而取
有罪彼脅軀以來本非其情不當以叛逆比之若降
而藉之恐自荆以南適毆之歿守非計之善者列城
爭下

李靖討禦蕭銑援兵

古今紆籌

卷之七

十八

李靖擊蕭銑乘援兵未至進擊破之乘勝直抵江陵
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
所獲當藉其用奈何輕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
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必拔援兵四集
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
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
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見之果疑不
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帥羣臣總縷布幘詣軍門

以所獲舟艦
散之江中使
疑援兵阻不
敢進大佳

降

竇建德破郭絢

殺所虜詐言
建德家屬以
惑絢絢獨不
慮及其無故
而請降耶

涿郡守郭絢將兵討賊高士達以才畧不及建德悉
兵授之建德請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迎絢詐為
與達有隙而叛令士達取所虜陽言建德妻子殺之
建德致書請降於絢願為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引
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欲與盟不設備襲殺其軍數千
獲馬千餘絢以數騎遁追斬之

竇建德襲破薛世雄

以為畏已不
覆設備世雄

薛世雄討李密行至河間軍七里井竇建德士卒惶

古今紆壽

卷之七

十九

原是愚將

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航世雄以為畏已
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去世雄百四十里而營帥
敢歾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眾續發約日夜至則
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
議降會天大霧咫尺不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

二百八十人
擊二萬人危
也夜走百四
十里倍道趣
利危之危也

入其營擊之士卒大亂世雄遁歸涿郡

李孝恭安眾破輔公祐

祭祥去疑固
是兵法而會
皇中了無疑

輔公祐反詔李孝恭討之引兵趨九江將發大饗士
杯酒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

阻殊不可及

奇兵絕之
兵挑之精兵
待之大有奇
筭

所召耳公祐罪惡貫盈今仗威靈以討不道杯中血
乃賊臣授首之祥盡飲罷衆心爲安公祐遣馮惠亮
等拒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其餉道賊饑夜薄
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以羸兵扣賊壘挑之命盧祖尚
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退北祖尚邀擊惠亮退
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陣公祐走丹陽追擒之

李靖計破輔公祐

輔公祐據丹陽李靖副趙王孝恭討之公祐遣馮惠
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
古今紆籌

卷之七

二十

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策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
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以老我師若直取丹
陽破其巢窟亮等自降矣靖曰不然二軍雖精公祐
所自將卒亦銳旣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
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萬全計且亮通百戰餘賊非
怯野戰今方持重待公祐定計耳若出不意挑攻其
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祐擒矣孝恭從之果擒祐

李靖間道擒頡利

突厥部種離畔李靖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

由其不意乘
其未定也

回詔使襲破
頡利合法所
云及問者爲
誰於外

往征之頡利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
耶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
之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詔靖往
迎之又遣唐儉安修仁慰撫之靖謂張公謹曰詔使
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齋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
所欲公謹曰如詔使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
齊也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遇候邏皆俘以從
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俘斬十餘萬擒頡利於
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

古今新籌

卷之七

三

李勣屯磧口降頡利

李勣爲通漠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
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恐不可得我
若約齋薄之虜不戰縛矣靖意決率衆夜發勣勒兵
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先屯磧口不得度繇是降勣用
兵多籌筭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戰
勝推功於下所得金帛盡散士卒故人樂爲用臨事
選將必訾相其奇麗福艾者或問故荅曰薄命之人
不足與成功名勣守井突厥不敢南朝廷倚之如長

法曰擇人而
在此其一節

城云

蘇定方乘霧襲頡利

冒霧而行法
所稱微乎微
乎至於無形

蘇定方從李靖追頡利於磧口率毅馬二百為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城牙帳馳殺數十百人

頡利惶窘遁去餘黨悉降

薛萬均伏破竇建德

以少敵眾轉
弱為強非出
奇不可

竇建德寇幽州羅藝將逆戰薛萬均曰彼眾我寡出

戰必敗不若使羸兵阻水為陳彼必渡水擊我請以

宋襄陳餘非
不擊半渡而
失耶○半渡
可擊非智勇
之將弗任以

百騎伏城旁俟其半渡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大破

古今紆籌

入卷之七

三十二

百騎邀十萬
豈苟哉

建德

唐太宗耀兵與頡利盟

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頡利進至

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

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讓之曰吾

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筭今汝可汗背盟入寇

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

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乃囚之太宗乃自與高

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太宗與頡利隔水而

突厥下馬羅拜非再屆於

有約深入敵境敵方有備

此其蒐奪也

頡利請和有三狗雷去使

也大騎親出也諸軍繼至

軍容甚盛也

突厥之虜原非金若元之

虜故歲饑足畢其心金元

而後恐不得專言賄矣

萊公隻輪不返之策正如

此

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

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太宗輕出軍容甚盛

有懼色太宗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

瑀叩馬固諫太宗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

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

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我輕騎獨出示若輕

之震耀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

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

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

今新籌

卷之七

二十三

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

退其策安在太宗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

惟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

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

卽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

修補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

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將欲

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

李世勣長孫無忌議破高麗

天子不乘危
千秋炯戒

唐太宗親征高麗既克白巖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
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
安下則安市在我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
也對曰建安在南海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
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我運道將若之何上從之世
勣遂攻安市不下高延壽高惠真共請曰烏骨城主
老老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
風奔潰然後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
亦請召張亮拔烏骨渡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

古今新籌

卷之七

二四

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
若向烏骨則建安新城之虜必躡吾後不如先取安
市建安然後進乃止

唐太宗偏師擾高麗

唐太宗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不可
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
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
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克
矣上從之

段志玄不納夜詔

唐貞觀中文德皇后之葬段志玄與宇文士及勸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嘆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

褚遂良諫親征高麗

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太宗欲自征高麗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讐服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

古今新書

卷之七

二十五

威損望更典忿兵則安危難測也且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諸王幼穉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臣之所甚憂也

對盧教延壽堅守斷糧

太宗車駕至安市攻之高麗北部擄薩延壽救安市上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

王民順曰帝
何不許平壤
之舉彼其馮
高時虜在目
中矣

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
能乃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
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
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
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如頓兵不戰曠日持
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旣盡求戰不得欲歸無
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
阿史那杜爾將千騎誘之兵始交僞走高麗相謂曰
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陣長
古今將籌
卷之七
二十六
四十里上與無忌等從數百騎登高觀望形勢江夏
主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
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
上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
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
步騎四千爲奇兵拔鼓角偃旗幟登北山敕諸軍聞
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
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
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陣所

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等請降

郭元振上疏諫罷四鎮兵

欽陵以四鎮
請寧謂秦無

人

唐武后時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
十姓之地武后乃以郭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
曰利或生害害或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耳默啜耳
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
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
也若直過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
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因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

中以策緩之甚
妙益元振主
在不罷而懼
挑釁故由此

古今彞纂

卷之七

二十七

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
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目警豈堪廣調發
耶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
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
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
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力
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難保後無東意
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我則俟斥部落還吐蕃
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

貴以青海吐
渾正是緩之
之策

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筭武后從之

狄仁傑諫戍疏勒四鎮

唐武后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狄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旣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古今紆籌

入卷之七

二十八

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寇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侵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旣久怨曠者多上不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薦饑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歛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外方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

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
師繇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
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
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
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
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
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遼
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勅邊兵
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
古今紆籌

卷之七

三九

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
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

狄仁傑奏赦河北諸州

武后聖曆元年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迫者虜退懼
誅往往亾匿仁傑上疏曰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
不安此爲大事諸州爲突厥契丹脅從之人皆是計
迫情危且圖賒宥今且潛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
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
無所問制從之河北遂安

脅從自當開
治非脅從而
蹤跡不大著
者亦當不問
不然且挾其
脅從以起虛
患之餘豈理
再按

黑齒常之廣置烽戍屯田

晉戍守不言屯田多見其殲民養兵駱而禍中于民也常之得克國遺意

唐高宗永隆間吐蕃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繇是戰守有備

魏思溫說李敬業

李敬業忿諸武用事唐之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乃起兵匡復遂矯詔殺楊州長史開府庫救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自號匡復上將古今事考 卷之七 三十一 軍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宥帥大衆直向中原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向北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悉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伺南軍之至不乘此執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渡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可立待矣

兵義者王伏義而起何憂退無所歸徒失天下心耳

謀巢穴兵家常法顧令募義者解體則直搗為便

借冊波斯以
擒二虜絕奇

揚言稍涼西

上擲都支復

駕言校獵集

諸胡大妙大

妙

裴行儉襲擒阿史那都支

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和
侵逼安西朝議討之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
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空取之可不血刃
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
刺史王方翼爲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覬
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
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
得萬人行儉陽爲畋獵校勅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
古今紆籌 卷之七 三十一
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
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謂遂擒之簡其精騎掩遮旬遮
旬亦降

裴行儉破突厥

三軍以食爲
命故彼此各
重以殺生計
糧車伏卒是
創爲之可述

裴行儉討突厥初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
尚詐乃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
弩以羸兵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
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
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

必伏卒軍中
者見奇以

驚敵出不意
批伏云險要
不可少

何不預示之
高岡乎此行
俗字落諸軍
處其言可味

起起而馳孫
于法所無速
乘人之不及

三突不能入
足先為不可
勝處

乘雪進兵法
稱出其不意

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

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

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

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

不必問其所繇知也

蘇定方縱兵擊賀魯

蘇定方從程知節征賀魯至鷹沙川賀魯率騎二萬

拒戰鼠尼施等復引二萬騎為援定方適休士見塵

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其後復征

古今紆籌

卷之七

賀魯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來拒輕定方

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稍外向親

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

之塵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明日振兵復進會大雪

更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合謂我不能進若縱

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雙河下令陣而行縱

擊破之縛賀魯以還

蘇定方急擊都曼

都曼叛蘇定方選精卒萬騎三路襲之晝夜馳三百

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備進師攻之計竊遂降有
司請論如法定方曰臣嚮許以不歿丐寬之於是得
免葱嶺以西旋定

裴行儉間降阿史那伏念

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與溫傳合復反裴行儉還總
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與傳相貳伏念
懼密送款請縛傳自効行儉秘不布聞居數日烟塵
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傳來降非他
也且受降如受敵乃勅嚴備遣單使往勞之既而果
古今紆籌 卷之七 三十三

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

唐休璟諫棄澧州

突厥圍澧州朝廷議棄之唐休璟上疏曰澧州控河
道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來嘗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
牧隋季不守遷就寧慶戎羯得乘利交侵始以靈夏

爲邊唐初募入實之西北一隅乃稱完固今棄之則
河傍地復爲賊有靈夏亦不自安非國家利高宗從

其言

唐休璟計定破吐蕃

休璟此議以
方河套情形
大是相同足
爲扼腕

地利遠近險
易經世者不
可不留心

事惟其利何
必倣古城策
而省費賊兵
則兩漢之守
河以北要知
主計者不若
仁愿也嗟乎
以休璟尚疑
況下焉者乎

三城直是拊
背扼吭邊襟
化爲繁堡矣
而虜猶陸梁

吐蕃大將麴芬布支寇涼州入洪源谷唐休璟率兵
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成
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首
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爲諸君取之乃被擧先登
六戰皆克吐蕃請和旣宴使者屢覘休璟曰洪源之
戰是將軍多殺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休璟以儒
者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綿亘幾萬里山川夷阻
障塞險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無退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古今新籌

卷之七

三十四

唐景龍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
擊突騎施朔方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漢南地於
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唐休
璟以爲城在虜腹中築之終非我有仁愿固請廷議
從之因表留歲滿兵助王咸陽兵逃歸仁愿悉捕斬
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就以拂雲爲中城南
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拒各
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斥地二百里而遠又于牛頭
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而

也易欲祖不
置守其意用
之而未能力

三矢殺三人
而餘下馬請
降是云武矣
奈何盡坑之
也

貶損驕敵誘
攻之常就俘
囚出之便奇

一飛索可法

牧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建城不置甕門守具或
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
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愿之心也其後常元楷始
築甕門

薛仁貴三矢降鐵勒

唐遣鄭仁泰討鐵勒九姓聞鄭仁泰至合衆十餘萬
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
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坑之度磧北擊其餘黨獲
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將軍三箭定天山壯
古今行籌

卷之七

三五

士長歌入漢關

契丹計縱牢囚賺仁節

唐中宗時契丹破營州俘獲數百囚之地牢聞大兵
將至使守牢霄給之曰吾輩家屬餓寒不能自存惟
俟官軍至卽降耳旣而契丹引出其俘餉以糠粥慰
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使去遂釋
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將軍曹
仁師麻仁節等乘步卒將騎兵輕進契丹設伏橫擊
之飛索以縋仁節生獲之將卒咸填山谷鮮有脫者

噶欲谷習擄拔悉密

玄宗聽王峻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昆伽於奚落水上昆伽大懼噶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峻之約必喜而先至峻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

臣僚不協成虜虜之大臣何辨開此階

示外夷國亦安用若而大臣為也避其發擊其情歸法也

古今新籌

八卷之七

三十一

聞道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為突厥所擄

王峻胡服大呼殺吐蕃

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王峻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人易胡服夜襲之去賊五里令日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有伏在旁自相闔殺以萬計俄而薛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亘一舍而近峻往迎訥夜使壯士銜枚塞突虜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

既易服亂之彼大呼鼓角應之以七百

人殺虜萬計

等不出一方大有

王駿議處突厥

突厥默啜爲叛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王駿
上言突厥嚮以國亂故款塞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
鄙久必爲患請至農隙令朔方大陳兵衛召其酋豪
告以禍福啗以金縷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
置淮右河南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可當勁
卒開黠虜之患此爲上策亭障之下聽其參處廣屯
戍備擬費甚勞是爲下策置之朔塞養成禍萌是爲
無策且至河水當必有變書未報虜已叛乃勅駿討
之駿聞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
曰駿所不忠於君當蒙顯戮不則乞止雪反風以獎
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駿自東道追及之
獲級二千

郭元振計弭娑葛

西突厥烏質勒部落盛強款塞願和郭元振卽牙帳
與計事會大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
拜伏不勝寒會罷卽成其子娑葛忿殺其父謀襲擊
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堅卧若不疑者明日往

殺人不血刃
弭怨無聲色

大奇

亦偶然往
所以誠遇之

弔道逢娑葛兵虜出不意遂不敢逼佯言往迎衛進
元振至其帳修弔贈禮哭甚哀為留數日佐喪事娑
葛感義送獻甚厚

郭元振城凉州

和戎白亭二
城置而虜不
敢視凉州法
所云能使敵
人不得至者
言之也

突厥吐蕃聯兵寇凉郭元振都督凉州事州境廣輪
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峽口置和戎
城北積置白亭軍制束要路拓地千五百里自是州
無虜患乃得遣其州刺史李漢通闢田盡水陸之利
稍收疊衍至匹縑易粟數十斛

古今紆籌

卷之七

三八

李嗣業擊勃律

高仙芝討勃律軍中初用陌刀李嗣業尤善仙芝表
為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疏勒城據山瀕水聯木
作郭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
賊不者皆歿嗣業提步卒陞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
立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
谷歿者十七八擒其勃律主虜號為神通大將

李嗣業守白石嶺

大食連兵攻四鎮高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為所敗僅

殘卒數千李嗣業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旣絕我與
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
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
不可坐須蒞醢卽馳守白石仙芝乃得還遂表嗣業
留鎮疏勒其城一隅隨築隨壞嗣業祝之見白龍因
其處立祠以祭遂不壞地故有耿恭井久潤禱之泉
復出

李嗣業袒呼破歸仁

廣平王收復長安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薄戰
古今汗籌

卷之七

一

三十九

王師注矢逐之未及營賊大出掩追亂不能陣李嗣
業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軍無類矣卽袒持長刀
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
斧柯堵進所向無敵自日中至晡斬首六萬級賊東
走長安遂平

裴耀卿諫任蓋嘉運

唐玄宗以蓋嘉運破突騎施因令經畧吐蕃嘉運以
新立功日酣邀未赴屯裴耀卿曰嘉運精勁勇烈誠
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

王守仁曰驕
無一而可况
國之大事乎
有事附遊此

以望圖枕之
雄難矣况聖
之臨懼賢之
無曠也

邊日月已薄當與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非制勝萬全
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幸
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
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呶朝夕肆肆自安非愛人
憂國者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
運詣部卒無功還

王忠嗣弓矢誌姓名

王忠嗣每軍出召屬長付以兵使轉授士卒雖弓矢
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絃亾鏃皆案名第罪

古今事考

卷之七

八

四十一

王忠嗣諫攻石堡

唐玄宗使王忠嗣攻吐蕃忠嗣言石堡險固吐蕃舉
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恐所得不如所亾不如
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董延光請
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李光弼曰
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過於制
書實奪其謀也何也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
士卒安肯爲之盡力然此天子意彼無功必歸罪大
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

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

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責於天子不過以一將

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

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

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上貶忠嗣漢陽太

守

韋見素獻消祿山反謀策

安祿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極言祿

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有策可以坐消其謀除祿

古今紆籌

卷之七

四十一

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翹分領范陽

平盧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

馬燧說賈循歸唐

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

逆雖舉洛陽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斬向潤容

牛廷玠傾其根本使進不得入關退無所據則坐受

擒矣此不世之功也循許之猶豫不時發向潤容知

之告祿山召循殺之

渾瑊掘隧積矢破雲梁

盡代漢將以蕃將即無反

亦非法

卽制下亦無

益三子亦無

可如何中作

活耳夫祿山

既久有異志

一官能束縛

之乎召必不

來

朱泚攻奉天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羶及草冒
之周布衣囊爲障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
薪土其下將塞隍城與防城使仲莊揣雲梁所道掘
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
及隧而陷風反悉焚賊皆歔

李泌論賊亾期

安祿山陷頴川玄宗問李泌曰今敵強如此何時事
定對曰臣觀賊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
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
古今新籌 卷之七 四十二

兩軍禁四將
則賊勢旣孤
摧之若易

疲敵是一大
機括

尚等數人餘皆脇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
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
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
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
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自以
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等願勅子儀勿
取華陰使常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
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
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

鋒去則乘其突不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使竝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李泌諫與吐蕃北庭

失在許地則此便與不與相錯與則泌之言具在不與則不信何以示外夷一段言兩鎮割吐蕃內侵

唐德宗初發吐蕃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及泚誅吐蕃求地上欲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

言公符壽

卷之七

八

四十三

不可與二段言兩鎮不可使感不可與三言吐蕃無功不可與

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讐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

李光弼收斬鄭衆

唐之時上下陵替已極潘鎮敢於抗天子不敢於恃卒伍廢置生殺盡由其手自光弼斬鄭衆而宇宙且

李光弼入太原先是節度使王承業軍政弛謬主兵侍御史鄭衆狎侮之光弼素不平及詔衆以兵付光弼衆仍前狂傲不卽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并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

爲之一新况
壁壘乎一

史若使者宜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弼斬衆
以徇三軍肅然

李光弼議軍河陽

賈進思退是
持衆心法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
聞之入汴州謂節度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
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
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
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屈之以計
然洛陽無見糧危徧難守公計安出韋陟曰請留兵

古今紆籌

卷之七

四十四

無故喪地賊
益張詭殊痛
快

不能褊守則
不得不改計

於陝公退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貴進
息退尺寸地必爭今無故棄五百里則賊勢益張不
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
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韋損曰東京帝
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嶢嶺龍門盡爲賊
蹊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
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
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

李光弼按兵破賊

史思明陷常山殺太守顏杲卿隨攻饒陽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太原弩手三千出井陘至常山圍練兵執安思義降光弼問計義曰軍行疲勞逢敵難支不若按軍入守計勝而出虜軍炎銳弗能持重圍之萬全光弼遂入城襟待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勁弩城上齊發賊稍却又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矢相繼發賊不能當乃退有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

古今紆籌

卷之七

八

四十五

方飯縱兵掩殺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

李光弼智取良馬驍將

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浴河南褚循環不休李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擅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父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

牝馬奇

夕還河陽神

矣料一將匪

表所思

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
與之俱來諸將莫論其意皆竊笑之旣而思明果謂
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
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
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
顥吾亦必矣遂請降與之俱見光弼厚待之任以心
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
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
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
古今紆籌 卷之七 四十六

任必思奪之矣

李光弼守太原

史思明寇太原李光弼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
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
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濠
以爲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
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爲遊兵
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
弼軍今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暴小技極得
將相體

詐降既可使
級攻且得乘
其驚亂而擊

之

光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百
善穿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
輒斃二十餘人賊歿者十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
光弼遣人詐與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
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成
者千餘人賊衆驚亂皆視地後行官軍鼓噪乘之俘
斬萬計

李光弼唱斬諸將

古今紆籌

卷之七

四十七

將周摯攻之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城賊填
塹八道開柵爲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
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
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我填塹何爲禁之光弼
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歿士突由奮
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登城望曰賊兵多
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
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
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

短刀置靴中
不但自爲忠
蹟抑可激動
三軍

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馳旗緩任爾擇利吾
急馳旗則萬衆齊入生歿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
置靴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歿賊手萬一不
利諸君歿敵我自到不令諸軍獨歿也再戰廷玉奔
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王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
遣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
戰光弼連馳其旗諸將齊進致歿史思明及周摯皆
遁去

僕固懷恩棄險

古今紆籌

卷之七

八

四十八

李光弼決丹水灌懷州令郝廷玉繇地道入得其軍
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安太清取懷州史思明使
謀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魚朝恩信然屢上
賊可滅狀光弼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
弼功左朝恩議上遣使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
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
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
敗陣于原敗斯殲矣懼賊致歿於我不如阻險懷恩
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

遁懷恩軍爭剽獲伏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抱玉亦
棄河陽

郭子儀料敵玩軍

郭子儀與李光弼破史思明於藁城南還軍常山思
明以數萬尾之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賊引去乘
之又破之沙河遂趨恒陽以守安祿山益出精兵佐
思明子儀曰賊益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
與戰未決戮一部將以狗士殊歿圍遂破之於是晝
揚兵之壽壘賊不得息師益老乃擊之嘉山斬首四
萬

古今系壽

卷之七

八

四九

郭子儀設伏破安慶緒

郭子儀大舉九節度使討安慶緒自杏園濟河圍衛
州慶緒分其兵為三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
內誠之曰須吾却賊乘壘若等謀而射旣戰偽遁賊
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
執安慶和收衛州

郭子儀緩攻携賊

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入寇詔郭子儀

屯奉天是上告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禰將雖慄果
然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顧
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虜寇
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
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
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去

郭子儀免胄降回紇

復起子儀是
役其謀懷恩
能無敗乎

僕固懷恩復誘回紇吐蕃等進逼奉天帝命李忠臣

等分屯要害自將屯苑中而召郭子儀屯涇原軍纔

古今紆籌

卷之七

五十一

萬人比至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等各當一面身
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見之怪問爲誰曰令
公驚曰懷恩言令公卽世矣因悟曰彼欺我乎子儀
使諭之曰昔回紇涉萬里助復二京今棄舊好助叛
臣何愚也彼且背主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爲公亾
故至此今誠存可得見乎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
之虜皆下馬羅拜子儀卽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
如初因曰吐蕃本吾甥舅國無負而來是棄親也牛
羊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俛取一芥此謂天賜

子儀之免胄

見也雖曰示

以至誠然却

大是奇者

昭之以利而

使其以夷攻

夷昔之來寇

者今反爲我

泃沃奇

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平衆遂許諾
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之
破之靈武原

郭子儀誠感魚朝恩

不聽衷甲以從而止以家僮十數往且告之故此最奇者郭容易識
魚朝恩嘗約郭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願衷甲以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荅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李抱真選民習射

古今行壽

卷之七

五十一

李抱真爲澤潞節度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終校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旣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爲諸道最

李抱真破朱滔

朱滔反屯貝州李抱真王武俊討之馬實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避之使回紇絕其糧道待其饑疲然後可制也滔不從出戰俊遣趙琳

練民兵是上策凡節鉞一方者做而行之何至使虜如入無人之境

設伏兵之奇也
以戰酣出之尤奇

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陣於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及滔軍皆敗走真俊合兵追之滔夜焚營遁歸

李抱真義激王武俊

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李希烈既竊名號欲臣置諸叛天子降詔罪已並赦諸盜李抱真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武俊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誘軍事於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天子命惟

古今紆籌

卷之七

子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惟子卽以數騎馳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於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抱真退臥帳中安寢武俊感之乃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矣且日合戰大破滔

李晟解靈州圍

攻其所必救
古人解圍多

吐蕃圍靈州李抱玉使李晟將兵五千擊之晟日以

用此然亦須
思敵情若有
餘則雖攻未
必內顧必科
彼已乃得

力則五千不足以謀則五千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
大震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
靈州之圍

李晟攻范陽救趙

批充擣虛形
格勢救則自
為救成攻范
陽而武俊捨
趙是矣

王武俊等圍康日知於趙州李抱真分兵二千戍邢
馬燧與抱真相失欲班師李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
帥也邢趙比壤趙被寇則邢有晝夜憂李公分兵守
之不為過公奈何遽引去燧感悟復與抱真善晟建
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
古今紆籌
卷之七
五十三
捨趙帝乃以神策三將隸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
去

李晟標異奪士心

李懷光與李晟聯壘晟每出戰必錦裘繡帽另自表
異指顧軍前懷光見而惡之誠曰將務持重豈宜以
其身為的以餌賊哉晟曰昔在涇原士卒頗相畏服
欲令見之奪其心耳

李晟計塞李懷光

李晟為神策都將其軍士給賜比方鎮獨厚李懷光

懷光之言老
成深慮未可
謂非也

懷光不欲嫁
要於晟而晟

惟光命是聽
使光氣沮語

塞應變一何
奇也

因使移屯則
懷光不疑結

陣東渭則首
尾斷絕大奇

早詞厚幣僞
致款誠懷光

已落晟彀中
矣

食足狼得懷
光靡落

表光歸將大
得款要

請駐梁漢并
天敵視

謀阻撓之上言桀逆未平內外軍不可岐異欲晟自行減削以激軍士忿怒帝遣陸贄臨懷光與晟所詔計所宜懷光曰廩賜不均軍何以戰贄屢日晟晟曰公爲元帥軍政得專晟將一軍其增損贄調惟所命之孰敢不聽懷光默然顧思刻削事出於已不便乃止

李晟結陣東渭橋破李懷光

李懷光陰通朱泚圖反李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至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

古今紆籌 卷之七

東渭橋提孤軍橫處賊腹兵援隔絕恐二盜合而軋之乃厚幣致款懷光時教倉單乏乃使張或假京兆少尹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晟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英豪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等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奮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光等悉軍從晟拒守懷光始懼晟移書顯責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畏晟襲奔河中懷光將孟陟等自拔歸晟皆表爲要官帝欲西幸晟請

毫無擾別將有取賊妓賊馬者皆斬以徇

李晟不論天道堅士心

李晟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歿勤難安知天道耶至賊平晟曰始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對曰非所及也

李晟言李懷光五不可赦

下今新書

卷之七

五十六

尹元正持節到同華諭慰李懷光李晟上言河中抵京師三百餘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曰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寤忽宥反逆四海聞之謂朝廷何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棄強示弱以招窺覘三也懷光旣赦則朔方將士悉復敘勲行賞追還縑廩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旣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賚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

藁俱罄其大將殺僂幾盡圍之旬時力窮自潰驅無
養腹心疾爲後憂臣請遣精兵五千約十割糧保爲
破之

李晟寵異浪息曩誘虜

從來寇賊得志皆由將帥

李晟嘗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輕貪暴其
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耳且士無稍絮人

貪縱自決關防耳至尊禮

大酋以豔黠虜尤制夷奇

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
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

訣

大錦袍金帶誇異之虜皆歆豔

古今紆籌

卷之七

五十七

馬燧典辨戢吐蕃

馬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州縣供餽不
稱輒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典
辨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聽殺
之燧又取戍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戍虜大駭至
出境無敢暴者

馬燧繕治器用

馬燧爲河東節度使承鮑防敗後兵力單弱燧募厮
役得數千人教之戰數月悉成精兵造鎧必短長三

路首奇戍囚給役更奇

甲必三等極
申事情

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獅象列戟
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罷用堅銳
兵威震於北方

馬燧攻魏破田悅

田悅反燧討之約勝則以家財賞衆及邢圍解傾囊
賜之李訥李惟岳合兵救悅悅壁洹水燧屯鄴進次
于漳悅遣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扼軍路燧於下
流以鐵鎖連車數百絕河囊土遇水而後度悅知燧
乏食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倉口與夾悅

鐵鎖連車實
土囊漲淺而
濟可法

古今新籌

卷之七

五八

橋焚則軍還
何濟乎
除草莽爲戰
場何其整而
暇也氣衰故
守擊

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水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掩
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潛師出魏州
令曰賊至則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
悅衆度卽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衆踰橋燧卒乘風
縱火噪而前燧又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場
募勇士五千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
之悅敗奔橋橋已焚溺死者無算或問曰糧少而深
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
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

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取
魏以破之皆曰善

馬燧說降徐廷光

徐廷光守長春宮城馬燧度長春不下則李懷光固
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
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
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
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
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
古今紆籌

卷之七

五十九

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卽率衆降

白鐵余埋佛收衆

唐綏州步落稽白鐵余埋銅佛於地中久之草生其
上給鄉人曰吾於此數見佛光集衆掘地果得之因
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數年歸信者衆
遂謀作亂據城平縣稱皇帝置百官

張仵鬻女感衆

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仵飾其愛女
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仵家無他物請鬻此

要知石人輩
眼亦必英雄
欺人

隋女婦士令
入勇氣頓生
吳張巡烹愛
孝忠畧一擗

女爲將士一日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

張巡守雍丘

張巡起兵雍丘賊將令狐潮攻之四萬餘衆奄至城下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亦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攻城巡束高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鎗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

古今紆警

卷之七

六十

事去欲誰爲
嗟嗟此語誤
古今多少共
一襟

拜像以敦忠
義斬將以振
奸心此勤王
一襟拓

藁人得箭用
孔明法至復
絕人誤賊處
新觀善將者

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以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

人偷天道語
是折千古好
雄之口

波敵誤敵語
鼓武罷奇

夜縱人賊笑不備乃以死士五千斫潮營潮焚壘而
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
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
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遂謂巡日向見雷將軍
乃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日君未識
人偷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
賊乃夜遁

張巡守睢陽

尹子奇攻睢陽張巡謂眾士曰吾受國恩守城正耳

古今紆籌

卷之七

六十一

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眾士皆
激厲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
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大潰明日賊又合巡出戰
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
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徹備既明巡乃
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兵巡
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各將五千騎開門突出殺賊五
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得識劍蒿為矢中者喜謂
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

幾獲之子奇乃走秋子奇復攻睢陽城中食盡廩米
雜以茶子樹皮爲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皆饑病不
堪鬪遂爲賊所圍巡乃修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
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
鑿三穴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稍置鐵鈎鈎之使不
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
未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於鈎車鈎城上柵閣處巡
以大木置連鑲大環扳其鈎而折之賊又造木驢攻
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
巡漸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
之賊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
亦於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

古今事考

卷之七

六十二

水爲難阻圖

水爲難阻圖

水爲難阻圖

古今紆籌卷之八

男豫淳建侯父

侄秦觀三願父

浙水朱

錦文弼父輯

男泌之長源父

評正

孫男楷行甫父

李萼獻策顏真卿

天寶間河北採訪使顏真卿擊魏郡叛之先是清河
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顏真卿曰公首唱
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

古今紆籌

卷之人

一

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
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
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野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
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
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
則餘郡如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
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萼曰清河非力
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
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奇之

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辭之萼就館復爲書曰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

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

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

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

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

險拒之不得進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

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

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

古今新籌 卷之八 二

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

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

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公

哥舒翰請堅守潼關

安祿山既陷東都遣將崔乾祐守夾郡仆旗鼓虜師

以誘戰時哥舒翰守潼關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

無備是必誘也若往正中其計且賊遠來利在速戰

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

之可不戰而擒也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

何物少年日書大計如家

伎倆真英杰也

看李萼着看有次第

賊出虜師有二可疑非誘

之深入將以精銳覆我則

使我進疑有伏退疑大極

羈縻我於此而精銳攻我

於彼也

奇處全在不
以兵隨草車
故謂兵在煙
中而日暮矣
盡乃知無兵
故官軍大敗

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
不可輕出楊國忠疑翰謀已以賊方無備而翰逗遛
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
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
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
兵五萬居前寵忠等將兵十萬繼之翰以三萬登河
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出兵不過萬人什什
伍伍散如列星或踈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
兵旣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乘高下
古今紆籌 卷之八 三

木石擊殺甚衆道隘士卒束槍槩不得用翰以羶車
駕馬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
數十乘塞羶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
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
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自潰河北軍
望之亦潰獨翰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克
之

李輔國諫太子西行

安祿山陷長安帝出奔欲往蜀至馬嵬父老遮道請

輔國發動太子在因人情一語正扼要先者

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日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俊與李輔國執鞶諫曰逆亂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乎

古今紀事

卷之八

四

宗僊運說承恩守常山

天寶時河北諸郡猶爲唐守獨常山太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怒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有朔方兵三千諸將遣宗僊運迎承恩鎮常山恩以無詔辭僊運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爲念移據常山則洪勳盛烈孰與爲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旣陷信都豈能獨全恩不從僊運曰將軍不納鄙言懼兵少故耳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

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猶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不決

李泌請爵土賞功臣

肅宗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泌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繇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

古今新籌

卷之八

五

穆寧不與光弼糧

穆寧持義甚正當事則疎汲黯救飢民廿伏矯制罪誤天下者非以其持論差

穆寧爲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住桶橋李光弼捍賊史思明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臯乎却住見光弼曰吾率衆數萬爲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耶答曰命寧主糧者勅也公可以殺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弼乃釋怒

李自良請堅壁挫回纥

大曆時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逆戰敗還

陸贄論居重馭輕

居重之議深
中事情益昔
人強幹弱枝
之論

追原太宗法
意最是既失
其制故藩鎮
之禍與唐終

始

古今新籌

卷之八

六

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土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本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虜覷邊何以禦之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禦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有如朱泚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

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
陸贄策賊勢緩急

李希烈寇襄城陸贄奏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
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
榮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
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
則皆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
恐於傷殘据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
東寇則饑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郃靈
古今舒籌

卷之八

七

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乃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
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
文吏也而當汴必爭之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捍襄
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
也今若還李芑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
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矣

李希烈計擒元平

李希烈叛關播薦元平德宗以爲汝州別駕元平至
州募兵築鄆浚惶希烈陰使亡命應募凡數百人遣

倉卒召募
多可虞固知
恩信在平日

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遂縛元平

韓遊環決策趨奉天

朱泚反自將逼奉天邠寧留後韓遊環拒之遇於醴泉遊環欲還翟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環曰賊強我弱倘分軍以綴我直趨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趨奉天所以衛天子也遂引兵還朱泚隨至渾瑊與遊環血戰竟日賊乃退

古今紆籌

卷之八

八

陸贄諫代楚琳

德宗奉天圍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使者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憲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惟在褒斜倘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挾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脇從之

遊環亦自料不能盡敵故思入保是正立於不敗

楚琳兩端可畏可喜萬一為賊驅之不得其遲疑便足集事此語絕識况使者數至寧知無偵我為去就乎

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李矩守平陽

劉聰遣弟暢率步騎三萬討李矩屯韓王故壘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服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英艾守汧隴

英艾為秦州都督安祿山將高嵩擁兵入汧隴艾僞古今紆籌
勞之具饗以款其衆因設伏以待之嵩衆恣意宴飲既而伏兵發盡虜其衆汧隴遂安

韋臯斬朱泚使

朱泚據長安時韋臯知隴州行營留事泚遣奴與部將牛雲光以御史中丞授臯因囑之曰若聽罔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臯近勞先納奴僞受泚詔曰大使固善苟無他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入也雲光以臯諸生亡能為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臯伏甲左右廡酒行盡

奇處全在街
無他圖一語
必如是而雲
光與奴之心
反安

縱一人更奇

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他奴拜臯鳳翔節度使臯亦
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德宗聞之乃授臯
隴州刺史

式怛詐迎李圓

迎勞餽賊以
計圖之是何
次第
不難捐百口
以安衆心是
大奇識力
有士卒共生
歎之心便可
感動三軍激
忠義氣

式怛爲荊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辛謙勸怛出家屬
以身守之怛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
士生歿共之衆聞皆泣下怛濟城墮閱器械無不具
賊將李圓易怛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怛爲好言
厚禮迎勞賊不慮怛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於毬
塲設席於塲中酒至半酣伏兵突發賊皆殲焉圓退
壁城西

杜祐諫討吐蕃

唐憲宗時党項陰導吐蕃爲亂諸將請討之杜祐以
爲無良邊臣有爲而亂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爲
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
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羗結怨階亂實生謫戒蓋聖
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
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

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北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繇此邀功但授郎將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監戒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歛求繇役遂致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古今紆籌

八卷之人

之畧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

白居易論用兵

將道五日嚴
雖以天子臨
之晝帶不馳
夜獵不入乃
中使一怒令
賊售其奸情
識
盧龍兵陷弓高先時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守將遠納之遂入白居易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賊勢猶盛弓高旣陷糧道不通下博深邢饑窮日急蓋繇節將大眾其心

九年十款兵
政尤忌故監
停罷最是、

割民奉兵直
是可畏宜樂
天爲廟廡

不齊未立功者或以拜官已敗餉者不聞得罪旣無
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從東速進
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
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陳觀釁而
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
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內相
誅夷自生變故宜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
歸本道益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
政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
古今紆籌

卷之人

十二

廷本用田布令報父仇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繇
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月費計錢
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
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旣不足將何以安不
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惟
用度交關人心背繆安危皆係於此惟陛下念之

裴度請除朝中姦臣

穆宗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元稹爲工部侍郎以裴
度先達重望恐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所奏軍事

去朝中朋黨
難信于去賊
小人在內而
命得出師從
來未有能勝
者

姦臣去則賊
平直是實理
不但有為之
言

厚待降卒以
知敵情良是

亦于支中一
奇是祖武王
據胡床而令
敵不知所為

相與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

作朋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

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闖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

小禁圍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

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

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

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

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上乃罷弘簡

樞密解旗翰林

古今評書

卷之八

李愬智擒李祐

李愬得降卒必親引問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

待吳秀琳尤最因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

祐有勇畧其戰嘗易官軍時祐帥士卒刈麥張柴村

愬召庸虞侯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見羸卒若將

燔祭者祐果輕出用誠擒之

李愬攻拔吳房

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

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也此正可擊遂往

耐氣奪不取
吳房有見法
所云我專而
敵分

此與李牧雁
門之兵無異
總之弭耳伏
翼是行軍長
勝着也

此恐得衆心
處乃知守雌
守黑果爲天
下谿谷

既而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愬下馬據胡床令曰退
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
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

李愬襲破蔡州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
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
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
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
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

古今行錄

卷之八

十四

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然後可圖也淮西果輕
愬不爲備愬沉鷺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
之賊降者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紹粟帛遣
還勞之曰而亦玉人無棄親戚衆感激故山川險易
與賊情盡知之愬知士可用遂謀襲蔡州李祐言于
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河曲以拒李光顏守州城者皆
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北賊將聞之吳元濟已成
擒矣愬然之乃告帥期於裴度時元和十二年十月
也師夜起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

軍出不知所
之此最得體
法日難知如
陰陽是也兵
未行而渴者
殆已

斷諸兵不可
少

驅之灰地人
莫不從平日

威信可知

惟二十年中

被兵故總得

夜入其城耳

擊警驚以亂

軍聲大奇

留柝者一節
奇

招納重質大
有法不則樹

敵

民負薪趨避

水火也亦觀

威惠所致

與監軍將三千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殿後軍出不
知所之愬曰但東行六十里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
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息食乾糲整羈勒留兵鎮
之以斷郎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
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

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

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

行七十里夜半至垂瓠城城旁多鶩鶩池愬令擊之

以亂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

古今新纂

卷之八

十五

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

坎墉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留擊柝者使擊柝如

故遂開門納衆鷄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

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于庭間愬軍號令曰

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

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

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

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相諭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

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外執元濟檻

送京師不戮一人其執事帳內厨廐厮役悉用其舊屯兵鞠塲以待裴度度至愬以橐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乃以宰相禮受愬謁

柳公綽省問厚給將士

柳公綽爲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表請自行引兵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曰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公

古今事考

卷之八

十六

投三牒及處將士家事卽古之善將兵者不過如此

卽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焉戒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用畏威盡力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歿厚給之婦人赦蕩者沉之江軍中感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歿戰

段秀實賺王童之

勞罷怨誦之衆奸人乘以起事有三軍者宜深念之
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弊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鼓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失節

故延更漏法

亂者多因自
亂而益紛惟
靜者不亂亦
惟多偵謀者
能靜

益治簿書與
業公飲博同

令每更來自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
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位嚴守
要害童之自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
皆斬之

李國臣敗吐蕃

吐蕃敗渾城於黃善原將畧汧隴李國臣謂人曰成
力乘勝必擾京師我趨秦原彼食反顧乃引兵登安
樂山鳴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
古今新籌 卷之八 十七
軍踰險渾城因擊敗之

李石定猝

唐文宗開成中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
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韞而騎臺省吏稍
遁去鄭覃將出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
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
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陰持
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眾立望仙門內使趣
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

王式討裘甫

兵不絕惡多
期於告敵王
式兵多費省
之論王剪必
八十萬意也
長平之卒則
又不若楊素
之三百人
間謀軍之大
姦繁也何但
越州瀕海之
於倭近邊之
於虜有輸之
情而嚮道焉
可恨矣

偵探用懦卒
似可以不可
夫安知不一
遇敵之哨騎
盡屠而不復
還也又安知
懼怯之甚不
虛張敵以佈
我也

尚有三代
師意

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兵討裘甫宣宗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乃詔發諸道兵授之式入越州先是賊謀入軍吏匿之引賊詐降以窺虛實式捕斬之嚴門警夜賊始不知我所爲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

百今新籌

卷之八

十八

卒良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內得數百人虜久羈餒甚旣犒飲又調其家皆拜呼願效歎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誦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闕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脇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與賊十九戰大破裘甫繒帛盈路昭

義將歐鐵戮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刺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遂擒之械裹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殺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古今紆籌

卷之八

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歟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王式定徐州軍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三千以自衛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眾遂和之節度使即自後門逃去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犒賜日以萬計猶時喧譁邀求不已溫璋代之兵素聞璋性嚴璋開懷慰撫兵終猜忌聚噪逐之忠武義成

開懷撫慰之
不得王式所
以亟詠也

因舉士而發
之大得要領
不然泄而亂
生矣

及瓜已事獨
不聞耶彥曾
實生亂矣

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
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且遣還旣而復
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留三千人守徐州餘皆分
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兩道兵至汴滑自詣京師
李湘獻誅龐勛策

唐懿宗時初桂州戍卒作亂勅徐泗募兵二千赴援
分八百別戍桂州約三年一代至是戍六年矣觀察
使崔彥曾以軍帑空虛請更留戍一年戍卒聞之作
亂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詔
古今新籌 卷之八 二十
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至湖南監軍諺之使悉輸
其甲兵勛曰吾輩罪大朝廷見赦慮沿道攻劫耳若
至徐州必蒞醢矣乃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
衆至千人入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押牙李
相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勅令誅討藩鎮大臣
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
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縱之
度淮爲患必大綯素懦怯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
自過餘非吾事也勛至徐城果言於衆曰吾輩擅歸

思見妻子今已有密勅下本軍至則滅族與其自投
網羅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
可求也衆皆呼躍遂攻陷宿徐囚觀察使

龐勛破李湘

將大衆臨大
寇者最宜參
勛此中奸猾

近時孫得功
之取廣寧卽
踵此計

龐勛反令狐絢遣使慰撫且餽之勛又攻泗州杜陷
堅守絢命李湘率兵五千救之勛致書謝絢曰素蒙
惠宥所以未卽降者因一將而異耳願圖去之以身
聽命絢喜卽請假勛節而勅湘曰勛已降第謹戍淮
口無庸戰湘乃徹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後勛乘間
古今紆籌 卷之人 二

直襲湘壘并醴湘

高仁厚破楊師立

楊師立反唐僖宗詔高仁厚討之仁厚至德陽師立
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
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吾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
君雄出勁兵掩擊城北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
寨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
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發伏擊之師
立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

正當以奇勝
之若戰恐未
得志

高仁厚襲取峽賊

斬虞候是戮
莊買斬美人
手段

高仁厚討峽路羣盜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卽斬
都虞候一人更令修促部伍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
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
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
兵江上爲欲涉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
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不及資糧蕩盡仁厚
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沉沒遣人於要路邀擊
遂降

賊守總是
拈重戰輕防
安得無敗

古今彗

八卷之八

三

范延光下汴州

驟反必驟撲
之驟則滅遲
則成

唐明宗如汴州至滎陽節度使朱守殷反唐主遣范
延光往諭之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
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之臣
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旦暮疾馳至
半夜行二百里戰於城下遲明唐主亦至汴兵望見
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者甚衆
汴州平

李崇平交盜

此亦竄盜一
法今保甲法
亦祖其意亦
力行少耳

元魏孝文以李崇為交州刺史交土舊多劫盜崇命
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
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
守險要繇是盜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竇易直定汴亂

唐李穴以汴州叛竇易直欲出庫財賞軍或謂給與
無名必且生患乃止時江淮旱漕物淹積不能前部
將干國清指漕貨激眾謀亂易直知械國清送獄其
黨數千人欲大剽易直登樓令曰能誅亂者一級賞
古今符籌
卷之人
二三
萬錢眾喜反縛為亂者三百餘人易直悉斬之

楊行密破孫儒

孫儒圍宣州楊行密欲退保銅官李神福曰儒掃地
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
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
可坐擒也戴友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
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眾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
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
搖安得不敗行密從之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斷其

安淮南大是
歸心處

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縱兵擊之衆多降

王先成獻招安七冊

王建圍彭州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賢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旦出擄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城

古今紆籌

卷之八

二百四

必招安者以德懷不務武勝也禁掏虜者從民心也置寨所以受也必選將嚴衛防有宅也必宗侃專掌正所云選將而廣之也使親屬得相從民所休戚在

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掏虜者稍遠使人奮擊又於三面臨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掏虜三乞置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夫婦自相認者卽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

骨肉充以從
民心也必置
行縣勤拊循
也給帖廣招
安抑使相信
也醫麻一時
所更明曲體
也且復業必
有資也

未入山多滙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營
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卽行之三日民
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
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高勗勸楊行密貿易

楊行密斬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勇健者五千人
厚其廩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先登陷陳四
隣畏之又以用度不足欲將茶鹽易民布帛書記高
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

古今紆籌

卷之八

二十五

不若悉我所有隣所無者相與貿易以給軍用選守
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額聞之
曰賢者之言其利遠矣行密馳射武技皆非所長而
寬簡有智畧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
猜忌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能以勤儉
節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歛未及數
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李璉獻策解鄂州圍

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節度使杜洪求救於朱全忠

全忠令荆南成汭救之汭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李璉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讐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而行楚馬殷果遣許德勳將舟師襲江陵陷之大掠而去將士聞之皆無鬪志神福聞汭將至自乘輕舟規之還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逆擊破之汭赴水歿

古今評纂

卷之八

二十六

周德威獻破梁策

梁主遣王景仁攻趙進軍栢鄉趙王鎔告悉於晉晉自將東下相距三十里遣周德威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復距五里營於野河北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勅追之鎔胄鮮華光彩炫耀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酤傭販之徒爾衣鎧雖鮮十不當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乃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告晉王曰賊

始連挑戰我利在速戰且嘗敵也我軍氣奪必驅之戰微一利以張吾氣也戰勝矣必退保者知彼已之敵而徐收其功也郭子章曰徇軍之言皆養氣法

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
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
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
於平原曠野今壓城壘難以馳突且衆寡不敵使彼
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德威往見張
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
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衆立盡矣不
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
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
古今紆籌

卷之人

二十七

曰此豈王女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
王歔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景仁
方造浮橋果如所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桑維翰諫伐契丹

晉安重榮請伐契丹桑維翰密疏曰陛下免於晉陽
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
假手執仇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
強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
息國無天災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

凡人節首言
契丹不可有

次言安重榮
不可聽次言

契丹不易伐
次言中國未

可伐次言伐之禍次言代之費辱甚於和親次言代之有待又次言幸鄴見所急在鄴不在契丹

說歲幣大妙議者必以此動人主先須措破

思緒正無改計諸將亦想結局故李肅之說立劾金帛遺思緒見在信大夫妻上彼其發壁者公子也而卿材專之俱已

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可待寇兵多則餽運無繼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烝民固弊靜守猶懼不濟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者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

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緡帛謂之耗盡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盡孰甚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

一 今紆籌

八 卷之人

二十八

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奏如醉醒矣

張氏教李肅勸趙思緒

趙思緒據長安漢道郭威討之思緒好食人肝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計窮不知所出初思緒少時求為將軍李肅僕肅曰是人目亂而語誣他日必為叛臣肅妻張氏曰君今拒之復且為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緒據長安肅居城

勦歸國是出
婦口奇脫趙
自脫且脫國
千難

亂卒化為留
後尚留唐藩
鎮之迹可為
姬氣

既推守貞為
主自當先破
守貞既破其
所持餘自推
敗法之必然
者

中思縮數就見之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妻
日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縮問自全之計肅乃說之曰
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三道用兵俱未有功
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
坐而待斃乎縮遂請降漢以為華州留後

扈彥珂策討李守貞

李守貞反漢主遣郭威討之威與諸將議攻取諸將
欲先取長安鳳翔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
王守貞亾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尚遠萬一王趙
古今新籌 卷之八 二十九

王朴獻平邊策

周王朴獻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
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鬪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
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
民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
其地平之之術在於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
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

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從
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
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才強財足人
安將和有必取之執則知彼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彼
山川者願爲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爲天意同
與天意同則功無不成矣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
惟吳易曷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
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
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

古今新籌

卷之八

三十

撓敵不大舉
此法可祖

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
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
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
國家之所有也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
南亦不難平矣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
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
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爲必
虞之寇不可以思信誘必須以強兵攻力已竭氣已
喪不足爲邊患可爲後曷方今兵力精練器用俱備

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矣

閩羅鳳閉壁敗李宓

歸勿過窮勿
追法也此何
以全勝蓋饑
疫之衆無與
爲戰且追者
所追者將不
敵也

唐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閩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瘡疫饑死十七八乃引還追擊之全軍皆沒

黃景復破蠻兵

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渡河黃景復俟其半渡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中軍多張旗幟當前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景復古今新籌 卷之八 三十一 佯敗走設三伏以待蠻兵大敗

高駢獻策破黃巢

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于琮謂廣州寶貨所聚不可令賊得之巢怒詬執政急攻陷之執節度使李超使草表起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張璠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王鐸以兵三萬守梧州桂永四州之險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巢巢必遁崔沆豆盧瑑以爲不可遂止

柳湖騎角而
又四州守險
以防其旁逸
良策也

劉巨容破黃巢

黃巢陷潭州將進逼江陵自帥衆趣襄陽山南東道
節度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晷合屯荆門以拒
之巨容伏兵林中全晷逆戰佯敗賊追之伏發俘斬
七八渡江東走或勸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
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
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晷渡江追賊會朝廷
除代亦還緣是賊執復振陷鄂州掠饒信十五州衆
至十二萬

古今紆籌

卷之人

三三二

李神福擒顧全武

楊行密遣李神福取杭州鎮東節度使錢鏐命顧全
武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聲言還師所獲杭俘走還者
皆不追暮遣羸兵先行伏兵青山全武追之伏發被
擒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旣久攻不拔神福欲
歸恐爲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壘又使顧全武
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葛從周敗朱瑾

朱全忠攻朱瑾于兖州未下留葛從周圍之瑾閉壁

不出從周許言救兵至佯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
瑾以爲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
餘人

朱全忠誘李茂真

朱全忠圍鳳翔不克又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
中高季昌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李茂真已
困奈何捨去全忠患茂真堅壁不出季昌請募人爲
謀入城誘致之馬景請行會朱友倫發信於大梁將
至當出兵迎之全忠命諸軍秣馬飽士偃旗幟潛伏

大軍將通而
真不知乃誘
一問諱之口
遂妄聲兵不
敗者乎

古今紆籌

卷之八

三十三

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爲逃亾入城告茂真曰全忠
舉軍遁矣獨留士卒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
茂真開門悉衆攻營全忠鼓于中軍百營俱出縱兵
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
藉殺傷殆盡

丁會襲李罕之

李罕之圍河陽張全義告急於朱全忠忠遣丁會救
之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
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兵家勝

策乃渡九崑直趨河陽戰於流水罕之大敗河陽圍
解

周本敗危全諷

攻高安亦一
好着

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守劉威兵纔
千人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
潭不敢進楚江殷遣指揮使高安以助全諷徐溫聞
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
不出可求卽其臥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
勝我但主將之權輕耳今必見用願無置副貳乃可

古今符籌

卷之人

三四

不救高安却
攻象牙潭便
是將權
援亦有辨倚
在援則宜先
援以破其胆
直聲援耳則
先敵而探自
解

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爲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
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趨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強
若宜觀形執本日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
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柵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
布陣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渡
縱兵奮擊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乘勝克袁州

傅瓘楊仄散豆敗吳兵

吳越王錢鏐遣子傅瓘擊吳吳遣彭彥章陳汾戰於
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傅瓘引舟避之旣過自後隨之

乍避乍隨化
各作上可爲
舟戰之法

吳回船與戰，權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又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大敗。

吳越王解蘇州圍

洞屋垂組張網綴鈴皆可
祖述張拒礮尤異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組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張網以拒之。吳越王錢鏐遣錢鏐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驚過皆知之。吳越虞侯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得入。城繇

以竿觸網礮敵尤奇

古今紆籌

卷之八

三五

破甌得士任
屢知將錢王之識園卒似
之克此可頓
再天之網

是賊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至是，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內外合擊，大破之。

馬希瞻匿艦敗季興

楚王馬殷遣王環、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港中。詰旦合戰，自港中戰艦橫擊，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爲吾捍蔽。

不取江陵將

蘇章築堤沉絙敗楚兵

楚以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命蘇章救之至賀江沉鐵絙於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隄以隱之伏壯士於隄中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隄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强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遁去許德勳分兵破吳兵

吳遣苗璘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楚王殷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虞侯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自以大軍攻其前夾擊之虜璘及彥章以歸

晉王計敗劉鄩

梁劉鄩攻晉鎮定營晉擊敗之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令楊延直會魏州晉選壯士五百夜出擊之潰走詰旦鄩悉衆與延直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鄩

驚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鄴爲圓陳於其中四面受敵突圍走

趙暉破黃景崇

漢鳳翔巡簡使黃景崇叛降于蜀趙暉討之崇遣兵出西門拒戰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崇果遣兵數千山迎暉設伏掩擊盡殪之

吳程計執查文徽

古今紆籌

卷之八

三十七

諷見事長故
諛終得全師
而歸

吳越知威武軍吳程令人告南唐查文徽云吳越兵已棄福州去請公爲帥文徽信之遣陳誨將水軍下閩江自以步騎繼之至城下詐遣數百人出迎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衆鳴鼓至於江湄程勒兵出擊執文徽士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

王均計破雷有終

益州戍卒王均陷漢州詔雷有終討之至益州時張恩鈞已復漢州矣遂進壁升仙橋賊出砦有終擊走

布林檎亦過
兵一法

之一日鈞開城僞爲遁狀有終與上官正石普帥兵
徑入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林檎于路
口官軍不得出有終緣堞而墜得免

晉王先備晉陽

鄆軍不出便
知窺晉陽晉
王真明而就
於計

晉王勞軍魏縣梁將劉劭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
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鄆軍數
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
鄆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計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
執旗乘驢在城上耳晉王曰鄆長於襲人短於決戰

芻人乘驢執
旗巡城雖有
所祖然亦奇

古今紆籌

卷之八

三八

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
泥濘士卒腹疾足腫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
思倍道先入爲備鄆糧盡又聞晉兵在後衆俱潰鄆
諭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皆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
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
德威聞鄆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鄆已
整衆下山屯宗城知臨清有積蓄欲據之絕晉糧道
德威追急至南宮擒其斥埃者斬腕而縱之曰周侍
中已據臨清矣詰朝畧鄆營而過入臨清鄆引軍趣

先人奪人周
侍中之據臨
清也

貝州軍堂邑德威攻之不克

晉王分兵守德勝北城

晉攻梁鎮州梁戴思遠悉衆襲晉德勝北城晉王知之命李嗣源伏兵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梁兵就進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失三萬餘人

劉鄩計殺王彥溫

劉鄩據兖州葛從周攻之急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從之鄩禁之不可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非素遣者勿帶行又揚言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卽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聞之奔軼者乃止外軍果疑彥溫卽戮之城下自是軍城遂固

劉鄩河水喻戰

劉鄩與晉相拒於貝州梁宋帝趣鄩出戰鄩集諸將謀曰主上深居宮禁未曉兵家與白面兒共計終敗大事大將出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變安可預謀今揣敵人未可輕動諸君更籌之諸將皆欲戰鄩默然頃召諸將列坐軍門人具河水一器因命飲之衆

未測其肯或飲或辭鄂曰一器而難若是滔滔河流
可勝既乎衆皆失色

王彥章高會破南城

期以三日破
敵法所謂知
戰之日者
飲酒大會佯
起更示而計
兵趨德勝蓋
用而示之不
用神乎神乎

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築河南北爲兩城號
夾寨梁末帝召王彥章爲招討使問以破敵之期對
以三日左右皆咲彥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
大會陰遣人具舟揚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
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飲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
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燒斷鐵鎖因以巨斧斬浮橋
古今紆籌 卷之人 四十

急擊三日果破南城

周德威微服擒陳章

周德威小名楊五勇而多智能望塵知敵梁軍圍晉
令軍中曰能得周楊五者爲刺使梁騎將陳章常乘
白馬衣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必欲生致陽五晉王
戒德威曰陳章欲得汝宜善備之德威咲曰章大言
耳安知章非臣捉因戒其下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
北以避之乃微服身雜士伍中章挑戰兵交德威部
僞退章奮追德威伺其過揮鎚擊之章生擒

陳章

郭崇韜分勢築壘

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莊宗敗歸問計郭崇韜韜曰彥章聞我於此志在鄆州若據河下流築壘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分兵來爭分則可圖但版築功難卒就陛下挑戰以緩之十日壘可成矣崇韜乃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民撤屋伐木築壘於博州東晝夜催督六日竣役彥章果引兵急攻勿克而還

古今事考

卷之人

目一

郭崇韜急攻破蜀

唐攻蜀郭崇韜爲招討使李紹琛李嚴爲列將入散關崇韜欲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險固未可長驅李愚獨曰蜀人苦衍荒淫莫肯爲用乘此人情崩潰之時霆擊風驅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復與守勢不可緩也崇韜乃倍道而進至寶鷄招討判官陳又稱疾請留愚厲聲曰又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陟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繇是軍中無敢言留者至綿州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嚴曰吾懸軍

深入利在速戰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
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倘王衍閉關折吾兵勢遲
之液旬勝負未知崇韜然之因令嚴等浮馬渡江軍
士潮者相半遂入鹿頭關據漢川衍弟宗弼陰送欵
降

周庠說王建襲閬州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
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
噬皆無雄才遠畧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

古今將籌

八卷之人

四十二

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
安閬州地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守職貢若表其罪

建國立家必
先形勝葭萌
萌趨閬州庠
策得之

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乃召募谿洞酋豪有眾
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遂茂實自稱防禦使招
納亡命軍勢益盛部將張虔裕說建遣使奉表天子
仗大義以行師養士愛民以觀變建皆從之

石元佐獻策破方立

孟方立攻晉遼州方立舊有將石元佐善兵多智為
晉將安金俊所得厚遇間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

善摧敵者奪
其所長方立
亂守致致其
來援乃可敗

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磁州方
立來救可以敗也俊以爲然軍於滏水西方立果帥
兵來爲俊所敗遂拔邢州

周德威獻策破梁

晉王伐梁軍於栢鄉射芻自給晉人抄之梁兵不敢
出到屋茅坐席以餉馬馬多死周德威將精騎三千
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等怒悉衆出德威轉戰而
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禦於野河之上自巳至
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與亾
言公新籌
入卷之人
四三
在此一舉我爲先登公可繼之德威曰觀梁之勢可
以逸制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
亦不暇食日晡之後饑渴內迫矢石外交士卒勞倦
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可大捷今未可
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果怯引去德威疾曰梁兵
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驚佈大潰

周德威策晉王必敗

晉王大舉伐梁梁軍振其前堅壁百餘日晉王欲自
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輕行微利未見其福王

晉王之兵以
忿以驕不敗
何待

以騎兵擾之
乘其疲乏而
擊之此老成
識慮也如不
聽何

敵驕我之幸
也存勗正善
乘其驕
鼠雨雲驟壯
士功名之會

不從毀營而進梁招使賀瓌亦棄營而踵之至胡柳

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

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旣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

可輕發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

方畧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不戰德威請以騎兵

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

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耶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

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歎所矣瓌結陳而至橫亘

數十里父子皆戰歿

古今新籌

卷之人

四四

李存勗破梁軍

梁困晉潞州李克用遣周德威救之梁主遣李思安

築夾寨潞州城下絕晉援兵旣梁主聞晉王歿以爲

援兵不復來遂還大梁夾寨亦不設備晉王存勗與

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

朱溫所憚者獨先主爾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闕軍

旅必有驕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

矣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

晉陽伏兵三番圍下詔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

無斥埃將士尚未起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
填塹燒寨鼓噪而入梁兵大潰

李嗣源拔鄆州

唐主謀取鄆州會盧順來奔言鄆州兵少可襲唐主
密語李嗣源曰梁人志在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
則潰其心腹嗣源曰臣願獨當此役遂將兵五千趨
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周曰此天贊
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
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

古今紆籌

卷之八

四十五

李嗣源解幽州圍

契丹圍梁幽州李嗣源率步騎七萬會于易州李存
審曰虜衆吾寡虜騎吾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蹀
吾陳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以
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不戰自潰不若自山中
潛行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將三千
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嗣源
以百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
晉王命我將百萬騎衆直抵西樓滅汝種類因躍馬

奮擲三入其陳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郤兵始得出山口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處傷塞路將至幽州戒勿動先令嬴兵曳柴燃草而進後陣乘之契丹大敗圍遂解

康延孝獻策破梁

梁康延孝奔唐唐主李存勗問以梁事延孝具言未帝懦弱小人進任忠臣勇士皆踈斥勢在必亾又問取梁計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

古今紆籌

卷之八

四十六

有謀入之心
而使人知之
殆矣
內虛最可慮
然兵分則內
柔有不虛者

璋以陝號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上河之軍當陛下存勗曰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待其既分臣請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禱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存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滅梁

趙季長破董璋

唐董璋謀襲成都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

不視投地安
其勝也

精銳在後陣
故馬筆使之
而勝正以璋
銳兵在于前
鋒

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楊林鎮
聲勢甚大孟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勇而無恩士卒
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今不守巢穴公之利
也璋精銳皆在先鋒公直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
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
危懼當自出禦之以強衆心趙廷隱亦以爲然乃以
隱將三萬人璋檄至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
云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投之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
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
古今紆籌 卷之八 四十一

大敗

王重胤擊破安重榮

晉安從進反安重榮集鎮內民數萬南向鄴都應之
晉以杜重威爲招討使與榮遇於宗城西南擊之不
動欲退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公
請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爲公以契丹衝其中軍

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大潰榮嬰城自守

李守貞破契丹

晉杜威攻契丹秦州降之契丹復擁衆南踰白溝坐
奚車中命鐵錫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擊晉
軍又順風縱火揚塵助勢晉軍皆憤怒大呼請戰威
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家風沙之
內莫測多少惟方鬪者勝若俟風止我輩無類矣卽
呼諸軍齊擊馬軍張彥澤亦欲俟風回與戰樂元福

曰今軍中饑渴已甚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宐出其

古今新籌

卷之人

四十八

不意擊之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
去契丹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擁萬餘騎
橫擊呼聲動天守貞令步兵盡攀鹿角出逐北二十
餘里鐵錫旣下馬倉皇不能復上委棄馬仗契丹乘
奚車走

郭威撫士破守貞

李守貞反漢主遣郭威討之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
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
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將卒

撫士難惡

尤難撫士故

小人盡力延

覽則君子盡

心

風雪霧雨皆
可用顧調如
何李守貞謂
風沙莫測宐
于用少九妙
論

兩軍之際亦難矣使敵謂我強可搆或侮之太周使敵謂我弱可驕或臨之太銳敵輕我而靜常之曰也

歸心至守貞城下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率士卒投湯

火乎不若且設長圍守之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

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

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乃發民

夫二萬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謂諸將曰守貞

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制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

火鋪連延數十里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

古今新纂

卷之八

四九

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坐困

王俊不主親征

北漢劉旻攻周晉州周以王俊陳思讓會兵拒之俊

至陝州留不進周主郭威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諭

俊欲親征俊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

旻兵銳不可當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耳且上

新卽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交

州慕容彥超反跡已露若上出汜水則超入京師上

何以待之周主聞之曰幾陷吾專乃勅罷親征

劉訶免胄橫戈擊劫營賊

此劫營之能
定膽力者可
師

李守貞叛河中太祖征之命劉訶分屯河西守貞以
敢成士數千夜劫訶營將士怖懼不知所為訶神氣
自若令軍中曰此小盜耳不足驚也遂免胄橫戈叱
短兵擊之賊眾敗走河中平

崔安潛平蜀盜

以盜止盜妙
絕

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語盜蜀人怪之安潛
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
盜者賞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

古今新籌

卷之八

五十

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
汝安能捕我我與汝成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
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成汝受賞矣既為所先成復何
辭立命給告者錢剛盜於市於是諸盜相疑無地容
足散逃他境

竇儼弭新鄭盜

以盜產為賞
得計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誅告以其所告
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
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圍為義營

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材一戶被盜累其一將
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壯丁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
者繇是隣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
止盜之一術也

王景向訓破李廷珪

兵法者兩知
之兩用之先
手者勝廷珪
不絕糧道周
先之矣

周遣王景向訓伐蜀蜀主昶遣李廷珪拒之珪遣兵
屯白澗分兵出鳳州北絕周糧道景訓先遣裨將張
建雄以兵二萬當黃花谷口遣勁兵千人出其後伏
堂倉以扼蜀歸路蜀將王巒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

古今新籌

卷之八

五十一

堂倉周伏發殪之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

劉廷翰破契丹

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
州報圍燕之役軍于蒲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
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不聽
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契丹軍大
潰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辛昂定萬榮郡

周小吏部辛昂奉使梁益且爲陸騰督軍糧時臨信

方陣請降事
必知詐休哥
料敵未足奇
匡嗣殊寔

民之從亂大
抵有迫之者

惟開陳禍福
華心易矣

倍道趨利兵
法忌之而往
往奏功何也
出其不意耳

楚合等州民多從亂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

弱負糧壯夫拒戰咸樂為用及還會巴州萬榮郡民

反昂謂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苟利

百姓專之可也募兵得三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

趨賊壘賊以為大軍至望風无解萬榮遂平

郝士美斬逗遛兵馬使

郝士美討王承宗遣王獻領勁兵一萬為先鋒獻兇

惡逗撓不進士美遽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

出者斬士美親鼓之賊軍大潰

古今新纂 入卷之入

五十二

封常清斬鄭郎將

封常清有才學果決高仙芝每出征令清留後仙芝

乳母子鄭德詮為郎將威望動三軍常清出回諸皆

引前德詮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院命左右

密引至廳凡經數重門詮既進命隨閉之叱曰常清

起自細微中丞過聽以為留後使郎將何無禮對中

使相凌須殺成以肅軍容杖六十面仆地拽出仙

芝妻及乳母子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狀上仙

芝覽之驚曰已成矣及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

法行必先責
近封常清所
以不釋郎將
也

僕莊賈以寵
臣修王獻以
重臣古入皆
有意遂召斬
之則獻即亦
惡卒不得抗
九妙

仙芝常清可
謂兩賢郭汾
陽欲賞虞侯
而不借乳母
子與仙芝同
肯

謝於是軍中股慄

馬知節戮盜錢軍

馬知節徙知定遠軍時部民入堡卒有盜婦人首飾者護軍止咎而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虞而來反為內寇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斬之又虜眾犯塞民相携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百錢者斬俄有竊童兒錢二百者即戮之自是無敢犯

呂蒙一笠馬知節百錢非法也而法以之行

李德裕守蜀備邊

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至

古今新籌 卷之八

鎮作籌邊樓岢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常涉歷上命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乃練士卒葺堡郭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楊椿襲斬陳瞻

呂苟兒帥眾十萬圍魏秦州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於涇州瞻據險拒守諸將請兵山蹊斷其出入待糧

馬之擊也必
伏其翼後之
斬賊政以不
戰得之

此與孔明焚
香鳴琴同而
縱擊處更見
胆力

盡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楮曰皆非計也自
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窺正避處耳今約勒
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
奮擊一舉可平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樁復以馬
畜餌之久之坦然不備樁簡精卒銜枚夜襲之二州
皆平

屈突通襲劉迦論

劉迦論反屈突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初不與戰
軍中意其怯通揚言旋師潛入上郡賊未知覺引而

古今紆籌

卷之人

五十四

南去通七十里舍飯其無備夜簡精甲襲斬之

張守珪禦吐蕃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衆築故城板幹栽立吐蕃俸
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守珪縱
兵擊之虜敗走

古今紆籌卷之八終

08037

